和而不同——秦汉与罗马的衣食住行

衣

罗地“信期绣”丝绵袍，是当时的高级刺绣珍品(中国)

发型受到小福斯蒂娜女皇发式风格影响的妇女雕像，衣饰由条纹大理石及大理石嵌片制成(意大利)

无论是幼线还是织布方面，中国都是领先的。西汉王朝的麻纺织业和丝织业都很兴盛，棉纺织业也开始兴起。农民普遍在房前屋后种植桑、麻。《西京杂记》记载，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已经发明了可以织造复杂大花纹织物的提花机。西汉的衣物种类款式齐全，做工精细，这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衣可以看出。“素纱”是指未经染色的丝织物，“衣”是指没有衬里的单衣，那件衣虽已深埋地下2000多年，可依旧轻若烟雾，薄如蝉翼，其做工可谓巧夺天工。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重量只有49克。那时，西汉王朝的普通平民百姓也能够穿暖、穿好，精富裕的家庭则可以穿上华丽的朝服与素衣。汉衣款式以衣襟分类，可以分为“曲裾”和“直裾”。曲裾即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开襟是从领曲斜至腋下。直裾开襟则从领向下垂直，男女均可穿着。到了东汉，出现了有裆的裤子，之前用来遮挡无裆裤的曲裾绕襟深衣已显多余，直裾逐渐普及。色彩上，汉衣强调明快、醒目、艳丽，表现了素中见华美的特点。

罗马人的传统衣着比较简单。男装只有一袍一衣，即罗马袍和短袖内衣。罗马袍又称“托贺长袍”，用一大块半圆形的衣料缝制，两边自然下垂。内衣也是单幅衣料，开一圆领，与今天的T恤衫很相似，内衣长可及膝，以腰带束之。女装常在内衣外加一件带有绣花的长袍，有时还戴着披肩方巾或穿披风衫。在罗马人所穿的长袍中，以紫色袍最为正式和隆重。得胜的将军在举行凯旋仪式时，一般都穿着缀有金星的紫色宽袍。其他不同的颜色往往反映着装者的不同职业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如哲学家身穿蓝色长袍，象征他们的学识像海洋那样深邃渊博；医生身穿绿色长袍，寓意病危的人会转危为安，对生命充满了希望；占卜者、星相家身穿白色长袍，表示他们诚实可靠；神学家身穿黑色长袍，告诉信徒他们作为上帝的使者，庄严、公正、值得依赖。在当时，罗马还没有棉花，衣服的料子一般都用毛和麻。恺撒是罗马共和国末年的执政官，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能征善战、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如此高贵、如此伟大的人物，穿上一袭由西汉王朝生产的普普通通的丝袍举行凯旋仪式时，居然会引起全场轰动，一时间还广为传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时期汉朝人的着装比罗马人华丽很多。

食

西汉云纹漆盾，出土时盾内尚存鹿片(中国)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汉代人的餐桌上就已经摆放着各种精美的肴馔。汉代一般平民食素比较多，贵族则是“食必梁肉”，《盐铁论·散不足篇》说祈望山川时富人“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劳”。汉代时肉的烹饪方法有：脍、炙、脯。脍即生肉片，现代大家都认为“生鱼片”是日本人特有的菜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有吃生鱼片的习惯。炙为烤肉，脯则是制作成肉干。汉代权贵不仅享用各种精美饮食，而且每日进食次数也多。最高统治者一日四餐，贵族一日三餐，一般人则一日两餐，所谓“朝食日饕，夕食日餮”。北方人的主食通常是“饼”。由于汉代还没有掌握面团的发酵技术，所有用水或油调和麦粉做成的食品都称为“饼”，用甑蒸成的叫笼饼，在油里炸成的称环饼，在炉里烤成的称炉饼、胡饼，在锅里用水煮成的叫汤饼、煮饼。南方作物以稻为主，“白菜轻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是他们的生活写照。

来自庞贝的杯子，用作餐具，属南高卢陶器中最普通的类型。(意大利)

与汉代人不同，罗马人将面粉发酵制成面包食用。主食有各个品种的精美的面包和夹着美味可口的馅的意大利面点等。调味品、上等的葡萄酒和来自黑海南岸古王国本都的樱桃、亚美尼亚的杏、非洲的椰枣等新品种水果逐渐出现。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吃鱼，主要是在当地捕到的凤尾鱼、沙丁鱼、海胆、鱿鱼和龙虾，也有美味的鲟鱼和大比目鱼。烹制的方法包括煮、冻、烤三种。根据保存在古文献中的食谱，罗马人在菜肴中大量使用香料(特别是花椒)和蜂蜜，这表明罗马人喜欢酸甜、辛辣的食物。晚饭是罗马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最后演变为社交宴会。晚宴的菜肴是有定式的：首先是清淡的，通常用鸡蛋来做，随后是主餐，包括几个菜，主菜是肉或鱼，最后上辛辣食物或干果，其目的是让用餐者因口渴而纵情饮酒。用餐者需要自己伸手抓取食物，餐具几乎很少使用，最重要的就是汤匙，餐叉还不为人所知。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贵族的餐桌上开始出现银器，青铜、陶质和玻璃餐具用于一般宴会，银质餐具用于最奢华的宴会。酒在宴会上最重要，但要兑水稀释并调以香料和蜂蜜后才能饮用，只有在奠酒祭神的仪式上才饮用不兑水的醇酒。

住

汉代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院落(中国)

表现圆形神庙建筑的坎帕纳板，其本身也是建筑上的亲土陶器构件(意大利)

汉代中国的中原地区，有着因为扬沙天气导致的黄土地带。黄土有一个特点，只要把它夯实了，就成了房子了，这样的房子是就地取材，而且蓝起来墙加厚，冬暖夏凉。汉代的明堂辟雍，好几层的楼，地下的角是空面，都是单层的，底下这一大块是夯土，下面的楼底下的心是夯土。由于汉代主要是夯土和木建筑，今天我们只能从遗留的瓦当、空心砖、画像石和铺首(建筑物大门上装置门环的物件)，去想象当初安装它们的大门是何等气派，整座建筑物又是何等豪华。罗马的建筑和汉的建筑不同。罗马建筑像教堂、斗兽场、议事厅等等，都是石头的。

此外，罗马帝国广阔疆域中大大小小的诸多城市，都被允许按照首都的模式去发展和建设。而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建设是不能同首都平起平坐的。同时，像罗马城中几百所公众休闲与聚会的巨大浴室，也是汉朝不可能有的。其实不仅建筑物本身，建筑物内部的陈设，汉与罗马也大相径庭。罗马人用高坐具，而汉代人在室内于席上起居。扶手椅、靠背椅、圈椅，在罗马已应有尽有，或类似古希腊之流畅潇洒的式样，或类似古波斯之凝重端庄的造型，风格不一，洋洋大观。椅子在东汉末年已辗转传到我国新疆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出土雕花木椅残件。然而依照华夏风俗，在席上应跪膝跪坐，示敬时则舒体长跪或俯地顿首，其他较放任的坐姿如箕踞、垂足，皆涂“非礼”之嫌，所以椅子长期进不了玉门关。

概括说来，罗马的城市空间，主要的建筑有两种：一种是私人建筑，一种是公共建筑。私人建筑就是人的住所，公共建筑有剧院、广场、角斗场、澡堂等。这些公共建筑是为全体市民服务的，甚至罗马皇帝都在公共澡堂洗澡。在罗马城，居民住在城内，而城外郊是墓地，即活人在城内，死人在城外。而西汉都城长安平面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城墙总长度为2.5万米，城内除三大殿、中央各部门办公的皇城区以外，被纵横交错的街道分隔成大小不等的160个回里，为市民居住区。东部和西部有东市和西市，是有里墙环绕的手工业区和商业区。

行

出土于陕西二号兵马俑坑的陶马，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骑兵马具的真实样式(中国)

图拉真统治时期的军团，当时罗马军团仍旧采取了类古斯都时代以步兵大队为基本单位的军团类型(意大利)

在出行方面，汉代交通很发达，汉将赵充国抽调首都长安近900公里，派人向朝廷奏事，往返1800公里，7天就得到回报，显示了西汉道路和驿站系统的良好。刘邦初建汉朝，国库空虚，车辇连四匹毛色一样的马匹都凑不齐，朝中将相则只能用牛拉车。经过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调养，国家逐渐富强，车辇已随处可见了。大户、官宦人家出行，一次就是几十辆车，浩浩荡荡，派头十足。汉代官吏所乘马车叫“轺车”，根据身份的不同，马的数量也有不同。汉政府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民一。”西汉司马相如曾在成都北门升仙桥(今题马桥)发誓：“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因为赤色驷马车乃是二千石官阶的标志。汉代，一辆轺车价抵万钱，相当于一处豪宅，普通人是买不起的。不过他们可以使用一种叫鹿车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独轮小车，无需畜力，推拉皆可，最适合在崎岖小路、山区峡谷之间穿行，灵活无比。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车故，车眼车之间作故。当时大的国家把兵车作为国力的代表，所以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欧洲没有车，只有工具用车，人要赶快跑到前线，到那儿就下车作战。但是，西方也有它的长项，西方从很早，公元前1000年开始有一个导轮，单独转，所以四轮车能够发展。最早很简单，前面两轮中间一个轴，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方法。所以中国发展不起来四轮马车。

在罗马，到了共和国末期，陆路的发达与海运的畅通成了罗马的一大特色，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壮观场面。陆路上从罗马城出发，可以径直达爱琴海沿岸、小亚细亚、叙利亚和比利牛斯山。在罗马，牛、骡、驴、马成为主要的牵引动物，两轮或四轮牛车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轿子和肩舆，也是贵族和富人们短途出门时的主要代步工具。罗马除了陆路交通以外，海路交通也是比较发达的。从尼奥波利斯到亚历山大港仅需12天，到科林斯仅需7天。从南高卢的那巴到非洲的航程，顺风仅需5天。从塞提斯到亚历山大港仅需6天。此外，罗马的内河航运也很活跃。北意大利湖区和波河流域大小船只往来频繁，莱茵河和塞纳河上出现了新的集散地，科伦、卢泰提亚(即后来的巴黎)和卢格敦(即后来的里昂)都已是重要河港。至于海运和水运的工具，罗马当时已能制造出有舱房的远航货船，船有起重杆和铰链，可以在海上四季航行。海港码头的建筑，由于大量使用了水泥而更加坚固，且普遍使用了灯塔。这一切，为罗马人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娱

出土于洛庄汉墓的铜钮钟(中国)

角斗士的号角，人们吹响这个乐器以宣布竞技场内的比赛开始(意大利)

无论汉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伴以乐舞，汉代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对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的“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目前世界杂技界能抛9个球的演员也不多。在罗马的折合双连画中，有抛7个球的演员，他不仅用双手，而且前额、足尖、小腿都一起活动。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的表演，表演者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飞剑跳丸”。起落纷繁、节奏急促，观赏者目眩神驰，场面极其热闹。

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西姆大竞技场(罗马大角斗场)完工于公元82年，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而当时的大汉天子与远隔重洋的罗马帝王不谋而合，也把斗兽当做一种娱乐。武帝时还将荒置的秦朝上林苑改为宣苑，苑中有专门的斗兽场。不同的是，汉代贵族把斗兽作为炫耀勇武的一种方式。每年秋冬之际，西汉皇帝令武士在长扬观“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有时技痒，皇帝便亲自下场。史载，汉武帝能“手格熊罴”，“手格猛虎”。公元前87年，武帝病逝，陵墓里竟生殉虎、豹190只，可见他对狩猎和斗兽的癖好。

(本文摘相关媒体资料综合而成)

7月30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右五)、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右四)、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右三)等嘉宾为“秦汉—罗马文明展”剪彩

9月10日，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右二)在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侯湘华(右一)、世界艺术馆馆长王立梅(右三)的陪同下参观展览

“秦汉—罗马文明展”：两大古老文明穿越时空相逢

本报记者 陈璐

作为呈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文化盛宴，以及2010年意大利中国文化年的开幕庆典项目，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和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共同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承办的“秦汉—罗马文明展”于7月30日至10月7日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出。展览分为序幕——遥相呼应的文明、帝国的建立、物质文明、日常生活、精神世界、尾声——日益融合的世界六大部分；开疆拓土的“帝国军团”方阵庄严矗立；泰砖汉瓦、浮雕残片背后是气势恢宏的都城；罗马皇帝随着由他们铸造的金币——亮相，大众透过当时的雕塑、绘画、石刻讲述着各自不同的衣、食、住、行；秦汉的丝绸、玉器、漆器和造纸工艺精妙绝伦；古罗马的雕塑、壁画、玻璃器、银器、铸币璀璨耀眼……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的展品铺陈出一幅画洽瀚的历史画卷，再现了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并存于东西方世界的秦汉、罗马两大帝国的辉煌文明。

展望世界：中意70余家博物馆奉献珍贵文物

“秦汉—罗马文明展”是中国与意大利政府间第一个大型文物交流合作项目，在这次展览中，中国和意大利的70余家博物馆贡献出了共489件(组)珍贵文物。除了来自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将军陶俑、来自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错金铜虎节、来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秦碣石宫鹰纹瓦当、来自宁夏回心县文物管理所的双驼纹铜带饰、来自河北定州市博物馆的掐丝镶嵌金龙等中国文物，还有藏于罗马国家博物馆马西莫温泉宫的鱼图案镶嵌画、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单峰骆驼浮雕、庞贝考古库房的潘神雕像、罗马博物馆市政古物陈列馆的表现赫拉克勒斯和厄比特的镶嵌画等一批价值很高的意大利文物。长期以来，我国的博物馆展览存在着偏重于内、以展示本国文物为主的现象，而“秦汉—罗马文明展”让国内观众见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外国文化遗产，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

事实上，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展示、研究世界艺术的展馆，一直以传播世界文明、促进文化交流、普及艺术教育、服务大众需求为宗旨，以各国博物馆、艺术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为合作伙伴，致力于建设一个各种文明的交流平台和世界艺术的展示平台。据世界艺术馆副馆长冯先生介绍，意大利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走在世界前列，2004年动议兴建世界艺术馆时，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就表现了很大的热情。一直以来，他们与世界艺术馆也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与合作，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像这次所提供的珍贵展品，即让一位美国朋友在其中文博客中连连感叹；这些珍贵的文物是我在美国也难以见到的！

按照计划，“秦汉—罗马文明展”将分四站举行，继2009年7月30日至10月7日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举行的第一站结束之后，第二站将于2009年10月到2010年2月登陆河南省洛阳博物馆，第三站和第四站则将分别在意大利的米兰和罗马举办。

中西交流：让观众在比较中领略两大文明的精彩

“秦汉—罗马文明展”让两大帝国相逢于场馆，通过对这些物质载体的挖掘和对比，使观众得以窥越历史的时空，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两大古代文明的特点和异同，并在欣赏和比较中得出自己的认识与结论。譬如，秦始皇兵马俑以数量和规模的巨大、形象的多样与写实的风格，以及宏大的气势，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汉代的石雕、石刻和陶俑抽朴、雄浑、厚重，罗马的雕像则十分注重写实，既惟妙惟肖地表现人物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强调突出人物个性，刻画对象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通过对比欣赏，观众很容易把握双方在造型艺术方面的异同。而秦汉和古罗马在衣着打扮、服饰质料、饮食器皿、出行工具等方面的介绍与比较，也使得观众比较容易地了解整个社会发展风俗史的脉络。正如专家总结的那样，审视这两个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交相辉映的东西方文明，我们会发现两大文明的产生和成长既符合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因它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具特点，各有所长。

记得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位资深研究员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提供的展品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要传达给观众的欣赏理念、展示休息处的观众留言簿，据说已经更新了许多本。翻开9月份最新的一本，诸如“精彩”“惊叹”之类的字眼比比皆是。北京某王姓观众留言赞叹道：“东西方文明异曲同工、精彩绝伦。”徐州的一位游客说：“艺术无国界，展品和设计都值得赞赏。”南京的李女士则提出了更深的思考：“得见中西文化之精髓，心中很是感慨。看完展览，我们是否也该思考一下，在某些文化上我们逊失了多少，又该怎样去做。”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确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与挑战，例如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国家与族群之间产生的矛盾等。对此，冯光生说，收藏是为了传承和分享，通过主题展，应该能够体现我们的文化主张，并对当今文化发展提供借鉴，最终形成多元文化的存在，推动社会的发展。此外，一些误会“一是由于我们对外传播的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对对方了解不够。和谐社会基于彼此之间的了解。只有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才能共同发展”。

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是我们应当遵循和积极倡导的。唯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在“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中前进，不同文明才能在交融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又在续写着历史，古代世界的秦汉与罗马，他们经历的辉煌至今仍影响着东西方文明进程。在古代，秦汉与罗马就曾相互吸引，展示来，东西方文化将在和而不同中携手共进，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

作用当代：在传承基础之上构筑和谐世界

“秦汉—罗马文明展”开展至今，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观众前来参观，并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同与好评。同时，参观者对展览的印象、思考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介的传播，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9月13日一早，本报记者来到展览现场，只见观众正陆续进入展厅。绕开认真倾听志愿者讲解的一群游客，经过正张大好奇的眼睛望着一尊精美雕塑的小女孩，记者一路观赏过来，也沉浸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难以自拔，恍若隔世之感油然而生。放在展厅尾部的一位年轻人，因为是一个人来的，他一直在看展览，时而会心地点头，时而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时而会心一笑，时而又皱皱眉头，时而又若有所思地沉思……这样的一幕幕场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表现，在这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表现，大家都是一样的表现，大家都是一样的表现